



酷暑如炽，人们皆盼寻得一方清凉地。这清凉，或在山间的清风里，翠影摇曳，溪水潺潺，洗去燥热与疲惫；或在记忆深处，往昔的夏日趣事，如清泉流淌。本期精选几篇佳作，愿这些文字成为您手边的一盏清茶，在蝉鸣不止的午后，打开一扇通向清凉的门。

——编者

五条岭避暑

■陶敏

进入伏天，气候炎热。我站在阳台上收衣服，指尖碰到的布料都是烫的。

“妈，我回来了！”女儿推开门，校服后背汗湿了一大片。我递给她一杯冰镇酸梅汤，说：“要不明天去山里避暑？”

女儿眼睛一亮，随即又警惕地眯起：“上次你说带我去避暑，结果去了个农家乐，蚊子把我咬得满腿包。”她提起裤子，晃着腿上的痕迹。

“这次包你满意。”我信誓旦旦地答道。

周六清早，我们往车后备厢塞进吊床、野餐垫和零食。女儿却执意要带她的素描本，说要画山里的野花。车子进入上山马路时，晨雾还没散尽，路边的牵牛花沾着露水，蓝得晃眼。

山路越来越窄，坡度不断地上升，两旁的树枝不时刮擦车窗。女儿把脸贴在玻璃上，看那些从岩缝里钻出来的不知名的花朵，说：“妈，你看那棵树！”她突然指着半山腰一棵歪脖子松树，树干上爬满了淡紫色的牵牛花。

穿过五条岭隧道的那一刻，车内仪表盘上的数字倏忽间跌了5摄氏度，凉意扑面而来。我摇下车窗，山风裹着松香灌进来，把车里残留的暑气一扫而空。

山间路两边早已停满了车，只留中间一条逼仄的车道。车边上、林荫下到处都是安营扎寨的避暑客。有个穿碎花裙的小女孩蹲在树荫下喂兔子，她妈妈正往折叠桌上摆饭盒。再往前，几个老人在下象棋，棋子落在木板上的声音格外清脆。最热闹

的是一群年轻人，他们沿着山林支了一排桌子，上面摆满了西瓜、卤菜、啤酒，众人围在一起喝茶、聊天。

我们停好车，在老槐树下找到一块空地。女儿麻利地系好吊床，躺上去试了试。我刚铺开野餐垫，她就迫不及待地脱下运动鞋：“妈，我去溪边看看！”

溪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女儿小心翼翼地踩进去，凉得直跺脚。很快她就和几个同龄人玩开了，他们用石头垒水坝，把可乐浸在水里冰着。有个戴草帽的女孩正往水里放纸船，女儿凑过去帮忙。

我坐在树荫下削桃子。不远处，几个大学生在拍视频，镜头对准了溪水里游动的小鱼。山风一阵阵吹来，带着草木香。

太阳西斜时，山风一阵接一阵，裹着松针和野花的香气，从山后涌出来，凉意又增加了几分，三三两两的车开始驶离。玩累的女儿湿漉漉地从水边跑出来，手里攥着几颗花纹特别好看的石头，说：“妈，你看！这个是心形的，送你了！”说完把这块心形的石头递给我。

回城的路上，女儿靠着车窗睡着了，怀里抱着几个小石头。穿过隧道时，迎着一股热浪。我关掉车内空调，想让山风最后再吹一会儿。

后视镜里，山岭的轮廓渐渐模糊，而女儿嘴角还挂着微笑，仿佛把山里的清凉也带回来了。

作者地址：十堰市人民北路13号

蒲扇轻摇一夏长

■曾军

炎炎夏日，酷暑难当，出门没走几步就是一身汗。手拿扇子一路走一路摇，在扇子的微风中，儿时在农村度夏的情景在脑海中一一浮现。

那时候还没有电扇和空调，蒲扇是每家每户夏天必不可少的消暑工具。蒲扇轻轻一摇，阵阵清风带着特有的乡土气息，立即就驱散了夏的苦闷和燥热，日子便鲜活灵动起来。

每当母亲买回新蒲扇，我和姐姐都要抢着用，仿佛手里拿的是铁扇仙的芭蕉扇。

那时的太阳跟现在一样毒辣，田野里难见一丝风，树木被晒得耷拉着脑袋，知了躲在树林里拼命地嘶吼。接近正午，父亲仍在菜地里忙碌。午饭做好了，母亲一遍一遍朝菜地那边望着。终于，一个身影出现在烈日下，父亲扛着锄头大步走回来了。

“累坏了吧，快洗洗吃饭。”父亲刚走进屋，母亲便心疼地说道。父亲简单擦洗身上的汗，一家人便围在桌子旁吃午饭。母亲拿出蒲扇让我和姐姐轮流给父亲扇风，懂事的姐姐立刻站到父亲

身后，握紧扇柄扇了起来。一下、两下……蒲扇的凉风很快让父亲露出了开心的笑容。随后，换我

扇风，我一边大声数数，一边使劲摇着蒲扇，直到脸上挂满汗珠，嘴里只喘粗气，还不愿停下来，滑稽的动作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夜幕降临，吃过晚饭的乡亲们手持蒲扇，陆续来到村头的核桃树下乘凉，大家相互问候，聊天闲谈，蒲扇和人影不离。朦胧的月光下，蒲扇在人们手中左右摇动，慢悠悠的，还不时能听到“啾啾”声，那是用蒲扇在驱赶拍打蚊虫。

小孩子总是闲不住，在空地上玩弹珠子游戏，逮萤火虫，欢笑声在夜空中荡漾。玩累了，又集聚到大树下，听大人讲故事，这其中就有我。在蒲扇轻摇中，我知道了牛郎织女和嫦娥奔月的故事，了解了祖辈的艰辛，也明白了与人为善的做人道理。

蒲扇轻摇一夏长，一把蒲扇里蕴藏着多少故事，也许只有时间才知道。在悠长宁静的岁月里，月光、蒲扇、流萤、大树，以及无处不在的蝉鸣和蛙声构成了乡村夏夜一道生动亮丽的风景。无数个这样的夜晚，交织成一幅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多年之后仍记忆犹新，挥之不去。

作者单位：东风汽车紧固件有限公司



山中纳凉

■李从娥

炎炎七月，碧空如洗。大地像一块烙饼，铺展在灼目的苍穹之下。周末，我们循着武当山乌鸦岭那条覆满青苔的蜿蜒小径，到山中寻找清凉。

山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霎时间，整个人坠入一片清凉之中。苔痕爬上古树的皱纹，藤蔓缠住山石的筋骨，连石缝里都往外渗出沁凉的翠意。

林子中央藏着一潭清泉，水极清冽。浅处卵石可数，溪水穿石而过，时而舒缓如绸，时而激湍如练。几尾小鱼倏忽往来，在溪水中恍若悬空游动。溪边小坐，遍体生凉，心旷神怡。索性将双脚浸在水里，凉意从脚心直窜发梢。

长风穿林时，树叶簌簌作响。风与鸦鸣在山间追逐，更显林中幽静。雷声渐近，密集的雨点斜斜砸下，混着溪声、风声、虫吟、鸦鸣，将整个林子酿成一坛清凉的酒，暑气顿消。雨来疾，去亦快，唯余水珠在叶尖颤动。

夜渐沉，农家客院的青石板泛着月白。店主倚着门框，和我们拉起了家常：“山坳里乌鸦多，所以叫乌鸦岭。”他吐出一口烟，“乌鸦在我们这里是吉祥鸟，咱们管它们叫‘墨金仙’，你瞧那羽毛，黑得发亮。”远处传来“呀”的一声长鸣，月光里，一只乌鸦掠过树梢。

院中的花草树木被月光的清辉浸成半透明。游客们的笑声引得墙角的蟋蟀轻声和唱。那细碎的鸣叫如古琴的泛音，在月光里飘散开去。

作者地址：十堰市北京北路阳光栖谷

在伏天（外一首）

■彭玲

午后的伏火持续燃烧
空气里热浪滚滚
蝉在大树上鸣叫
落下串串融化的音符
门前的玉米渐渐鼓胀
胡须显出返老还童的颜色

豆角走过青涩
开始奔向最后一茬盛年
忘了摘的丝瓜老了
躲在藤叶下窃喜

屋里的人在藤椅上歇晌
要一直等到傍晚时分
竹林把风筛过一遍
远远的送过来
让草木的清凉拂过身体

藤蔓

从一场大雨开始
藤叶迅速生长
藤茎伸长再伸长
结结实实地攀上竹架
虔诚开了花
努力挂了果

小黄瓜举着刺
小葫芦披着绒毛
南瓜显出花纹
它们无声无息
又仿佛动静很大
风一吹
便窸窸窣窣
纷纷扬扬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郧阳调查队

